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第四

乾清宮藏四

皇上御筆書畫四

御筆福康安奏報攻克斗六門詩以誌事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四分。横一尺七寸八分。

行書。

福康安奏報攻克斗六門詩以誌事。　斗六門

攻克。今朝至捷音遲。閩因海上。茲據福康安奏。十一月廿一日

與海蘭察等分探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莊沿途殺賊六七百名鎗斃騎馬賊目十餘人將器械馬匹全行奪獲直攻開斗六門即日已進搗賊巢惟其相遲至月餘始到是此時擒獲賊匪佳音想亦在途總以海上風信不常不能速至也

別信遞山陰

又接李侍堯奏探聞官兵已攻破大里杙賊匪逃入內山生番等眾情願將林爽文擒獲獻出等語

百戰雄皆勝諸臣嘉不禁

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恒瑞普吉保袁國璜等此次奪據賊卡奮勇勦殺百戰皆勝甚屬可嘉已先行交部議敘至普爾普打通府城道路及分外出力之侍衛章京並鎮將官弁等除賞給巴圖魯名號及陞等賞翎各員外凡在事出力之員弁令一併查明咨部議敘所有打仗出力之兵丁亦令酌量分別賞給錢糧以示嘉獎

東南

望翹企實報首先掄　乾隆丁未嘉平。御筆鈐

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掃穴先聲。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福康安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詩以誌事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四分橫一尺七寸八分

行書

福康安摺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詩以誌事。

大里杙摧破巢穴。頻繁馳諭戒逍遙。福康安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賊巢後。上云番社等協力緝拏。未曾奏及速即帶兵乘勝迎捕。誠恐事機稍緩。生番等不知畏懼。未必肯上紫協等。是以頻降諭旨。深以遲緩為戒。撫降

輯衆日無暇執訊招番井有條該得生擒林爽文捷音奏至據另摺奏稱該處民人投出者絡繹不絕皆妥為撫輯又於所執賊目追究逆首去路及招出各社生番嚴切曉諭令其協同堵截擒獻又令巴圖魯二十員屯練兵丁數百名改裝易服扮作民人同淡水義民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遂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並賊目何有志等一同擒獲現在搜查餘孽不遺所辦俱井井有條可謂弗孤爾用者矣究得生擒盡美善不教餘孽復根苗移師南指如破竹又據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令各兵少為休息即統率大兵肅清南路擒拏賊目莊大田等語賊首就擒先聲奪氣自當勢如破竹想續奏捷音亦祇在早晚間耳待捷音惟

慕與朝　乾隆戊申仲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停渠紀實。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寓意於物。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再題樂律全書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二寸。横五尺八寸九分。行書。

再題樂律全書　朱載堉樂律全書之謬已見前諭。茲一再閱其以曲調譜古歌者。立我烝民之歌。乃調寄豆葉黃。而合康衢童謠與老人擊壤歌為一章者。其思文后稷章。乃調寄金字經。附以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脩八句。為金字

經之二皆雜輳而成至南風歌為調寄鼓孤桐先以古琴操返彼三山兮十六句而繼之以南風之薰四語更屬狂誕考舜歌南風見於樂記有篇名而無其辭韓非子淮南子史記皆是秦及西漢人未見其辭也鄭康成禮記注云其辭未聞是東漢亦尚無其辭也解慍阜財四句始於家語及尸子孔穎達正義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亦斷

為此詩今無。是則南薰一曲。漢唐人尚疑之惟輔廣以為家語必有所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為得聖人之意云云。尸子為六國時人。家語乃孔氏所傳。且歌辭尚彷彿喜起之遺。未可定斷為非虞廷雅奏。若返彼三山兮十六句。出自古琴操。乃晉孔衍所編。其書今亡。惟見於諸家類書所引。唐吳兢謂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朱子曰。琴操一書。載堯舜文武孔子

之詞尤謬。知者可一覽而悟也。是琴操之紕繆。古人早有定評。今細核其辭。首所云三山。即尚書之壺口雷首太岳。孔安國傳以為三山是也。漢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均以為地近蒲坂。故緣舜都而附會其名。其下文鋪叙五老及黃龍負圖之事。則出於論語考比讖。春秋元命苞。皆緯書不足為證。其語如後世侈陳符命者所為。豈堯舜授受而出此。且明云棄閣覩讖。讖始於

泰。盛於東漢。三代之書。無讖字也。擊石拊韶。鳥獸蹌蹌。鳳皇來儀。乃尚書益稷篇句。凱風自南。下同衛風。其出於魏晉人僞作。不辨可明。凱風即南風。見爾雅。使舜果有此句。郭璞注雅。何以不引。而獨指衛風。且凱風南風。不應連舉。觧慍阜財。何返悲喟。宋郭茂倩樂府雖引之。尚為兩章。載堉不但不知決擇。且妄以賡詩冠於南薰之首。以合於俗樂曲牌名。實為昧古義而侮聖

言矣。若秋風章。乃調寄青天歌。雖全用漢武帝辭。然漢代歌辭。見於漢書樂志及諸籍者。不下數十章。載堉何以獨譜秋風辭。考明徐學謨識餘錄稱載堉之父厚烷。以進壽表失稱臣。及創二仙廟育才等館。皆上僭無狀。降發高墻。且謂其好爲詭故不情之事。欲以釣譽取名。載堉或因其父獲罪。不無怨懟之意。漢武求仙。嘉靖好道。載堉或竟寓意於此。亦未可知也。夫援古入

俗。固載堉之謬。樂記云。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載堉不知古聖人致治之道。又乏考古之識。鹵莽滅裂。真無知妄作之尤者。是於樂理已矣。豈足與言正始之音哉。因載明其謬。並命以其四譜。如宮商三百之例。以一字一音。譜以正調其載堉杜撰所為之四章。亦按其宮商。勒為一編。俾知音律者。一覽而知其妄。庶亦復古之一端耳。

乾隆戊申清和月。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

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掄申訂正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 乙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洪範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三分。橫五尺八寸五分。行書。

讀洪範。

洪範一書。為箕子衍神禹之言。以語武王者。不惟姬周一代制治之源。即萬世帝王制治之源也。九疇之叙。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蔡沈二言盡之矣。而余獨以為萬世帝王制治之源者何。蓋君

者民之本也譬之木乎本正而枝自隨故疇雖有九無一不關於為君者之一身一心可不慎乎然余之所以有會心者固在皇極之建九疇之省而原始要終則在乎第九之嚮用威用矣余蒙

天篤佑得建五福五代之堂其說已見前記玆以六極自省幸而無其五而不能去其一所謂憂也春憂雨之不足夏憂雨之或過秋憂歲之不登

冬憂雪之未降無不先時忖度切切於懷至於古稀說之八弊庚子年作古稀說數前代之弊政有八曰强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幸皆無一仿佛者今又閱八年隨時省察不敢自恃其無惟慮或萌其漸未嘗不日惕於懷時憂其或萌合寰中之萬民時憂其失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不可究極而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曾無幾希是則此憂不能去而亦不忍去且更不敢去也夫季世之君但知其樂而不知其憂以致受大憂而不可

救藥者多矣余幸於六極中免其五而得其一則此憂也將拳拳守之而惟恐其失之或者邀

昊貺符宿願得歸政之後庶可免此憂乎然更當教子孫以體余之憂為憂方將萬世守之庶幾永承

天眷是則臣民或可去其憂而為君者終無去憂之道萬世為君者當共勉守此憂庶幾不致大憂而保後樂尚敬之哉

乾隆戊申季夏御筆鈐

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疇衷治本。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已有同春。用筆在心。學鏡千古。含英咀華。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復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詩以誌喜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八尺四寸五分。行書。

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復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詩以誌喜。有序。

安南自丙午年內訌不靖。至本年六月。故王嗣孫黎維祁之母妻幼子。並從人六十二名。口至斗奧隘河邊叩籲救全。維時

有兵衆尾追。勢甚廹急。守關者收入內地。查詢知爲彼國土酋阮岳阮惠兄弟稱兵搆釁。攻破國都。維祁播越在外。其眷屬匍匐來投。經撫臣孫永清。督臣孫士毅。先後馳奏。予以該國世守藩封。素爲恭順。且興滅繼絕。事在九經。使閉關不納。聽其篡奪相仍。置之不問。又或乘危徼利。取其土地。如明代所以待陳氏黎氏莫氏者。何以爲奉

天字小之主。因先命妥爲安置。優給餼廩。資其陪臣

歸報。並傳檄夷衆。共起義兵。恢復黎氏。以申大

義。續命孫士毅率提督許世亨帶粵兵萬人。出

關聲討。又令雲南提督烏大經。自馬白一路帶

兵五千。協力進攻。孫士毅於十月二十八日。自

鎮南關啟行。所過諒山等處。夷衆歡迎感泣。直

渡壽昌江。十一月十七日。阮衆屯市球江。我兵

隔江排砲轟打。暗由下游二十里外飛渡。截其

後路。痛加殲戮。並將先降復叛之偽高平府督陳名炳。陣獲正法。尤為快意。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對岸兵衆蟻聚。許世亨以數小船竹筏渡百餘人驟進。勦殺奪船。二十日乘夜渡江。五鼓登岸。乘阮衆駭竄。勦誅殆盡。黎城不攻自破。黎氏族人百姓等跪迎入城。先已降音鑄印撰勅。郵致軍前。至是日。黎維祁來歸。孫士毅傳旨冊封為安南國王。大局已定。現仍偽兵再進。直擣

順化廣南。期爲黎氏窮追餘黨。以淨盡根株。是役也。朕以名義所在。爲天下萬世立君臣之極。且國家撫馭萬國。寧有意尺寸幅員。實因臣服有年。偶遇禍變。終資天朝覆冒之加。俾普天率土。仰瞻知勸懷佚柔遠。理亦宜之。自半載以來。先幾籌畫。申屬軍志。俯察夷情。馳諭指示者。日或一再。而孫士毅竟克仰承。鼓衆心而嚴師律。兩旬之間。迅奏大捷。深可嘉尚。因封爲一等謀

勇公。賜寶石帽頂。并封許世亨一等子。在事將弁兵丁。咸予優叙加賞。被諭之餘。因成二律以誌

昊蒼默眷佑順善成之喜。

交阯安南後改名。（安南古南交地。漢武帝時置日南等九郡。交阯居其一。唐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始有安南之名。明永樂時復改為交阯。正統初。又仍封為安南國王。嗣後陳氏黎氏莫氏阮氏叛順無常。而其國亦篡奪相仍。幾無寧息。至我朝順治年間。黎維祺奉表投誠。迄今百三十年。世守藩臣。最為恭順。不意六月間有土酋阮岳阮惠占據黎城之事。）

土酋猖獗占黎城。母妻甸

匐來逃命督撫商量請發兵復彼國家未聞古利其土地却殊明明自永樂時討平黎氏之後遂置交阯布政司分立郡縣編置官僚既乖興滅繼絶之義轉貽柔兗徼利之譏若此次命孫士毅整兵討叛先令檄諭該國並不貪其尺寸及克復黎城即命受封嗣國正大光明與前代利其土地者蓋大相逕庭矣重封興滅昭恩義永靖瀛藩奉大清 三江飛渡弗須舟節次據孫士毅奏於十一月十三日夜至壽昌江岸編筏過江勒殺阮衆無算十六日至市球江阮衆拒守孫士毅轟砲列陣作欲渡之勢令總兵張朝龍帶兵於下游二十里夜半潛渡阮衆潰散予與指示令其設過江河應別尋上下游濟師此旨尚未到而孫

士毅乃不約而合。十九日即直抵富良江岸。彼衆聚船或在江心。或在對岸。猝難過渡。因急覓沿村小農船數隻。竹筏數片。乘載官兵二百餘人。於五鼓直衝彼岸。奪獲船隻三十餘隻。駛回史爺渡兵二千。過江分燒。各船兵衆無一得脫者。

夷衆歸巢竄不留。實勇千軍胥敵愾。同勞一將有嘉謀。許世亨前在金川奮勇出力。擢至總兵。昨隨福康安平定臺灣成功。陞授提督。此次克復黎城。孫士毅因為謀勇兼全。而許世亨率兵夜渡。為同力協勞之佐。

實孱王已幸生天再餘黨還期指日囘。佇待紅旗馳報喜。奇勲仍有異恩酬。

乾隆戊申嘉平。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

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紀勲伸義。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寫心。樂意寓靜觀。寓意於物。天地爲師。已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一分。橫五尺八寸一分。行書。　比忩忩附書。諒只在下旬可到。遞中收十月三日手筆并詩。深以為慰。示喻已悉。襄州之行。非所憚也。不謂以常式辭免。就降改命。辭難避事。何以自文。不知閱古之意如何。今必有定論矣。十九日入京西界交割安撫司職事。廿日方得改差劄子。已具辭

免。且在鄂州境上伺候回降。若省劄更遲數日。則已到襄陽。鄂去襄只二百餘里。江陵亦然。歲晚客裏。進退不能。勢須等候月十日方見次第。地遠往反動是許時。遠官非便。殆此類也。旅中燈下作此。言不盡意。餘希加愛。不宣。十月廿日。琚上。壽父判寺寺簿賢親。

右臨宋吳琚尺牘。內有襄州之行。非所憚也。不謂以常式辭免就降改命云云。按宋時授官後。

率多上表辭免。迨朝命再下。乃始就任。甚至有數次及十數次者。殊可鄙笑。且空缺既久。固不曠官乎。夫上之行政用人。下之服官陳力。胥當以誠意將之。庶爲各盡其道。可以正朝廷而化民俗。彼隱居高尚者無論已。如既受命於朝。則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安得爲循例舊文。以示謙退而博虛譽。且一代相習成風。豈非上下相率爲偽。其政事有不叢脞者哉。教廉興讓。固不在

是也。于是以臨御以來。於凡大小臣工。無不量材器使。隨時黜陟。以期有裨實政。即如向來京察大典。三品以上大臣。俱親加察核。而諸臣例須自陳求退。以俟上命。夫既隨時黜陟。奚待自陳。待自陳而後黜陟。則平日之曠厥官者。不知凡幾。然較之宋時似此常式辭免。猶非盡出虛飾。而予尚停格弗行。從不肯務此等具文之舉。蓋人君以至誠率下。猶難還淳返樸。況導之以

僞耶。至如宋之詞臣行制。逞私意而快恩讐。致啟門戶黨援之習。尤爲粃政。如蘇軾之賢。尚不免此。況他人乎。我朝一切無之。實足越超前代。向於詩文中屢辨之。茲偶閱琚書。重臨此本并識。乾隆己酉仲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理蔵餙讓。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養心殿寶。樂意寓靜觀。即事多所欣。垂露筆花春雨。半榻琴書。落花滿地皆文章。

御筆補詠安南戰圖六律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一寸三分。橫二丈九尺。行書。

補詠安南戰圖六律。有序

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縷晰以陳。因命畫院各爲之圖。補詠近體而序之曰。安南戰圖。非如伊犂回部金川臺灣之始以戰而終以成功也。非以戰成功。則可弗圖。而圖之者。實緣我將帥之臣。軍旅之士。涉遠冒險。

攻堅破銳更有抱忠捐軀者不為之圖以紀其績則予何忍且阮惠之悔罪乞降原因有征斯亦未嘗非始終一事耳夫有征無戰尚矣戰而有成功次之予自定伊犁平回部勦金川以至近日戡定臺灣之役皆躬指授機要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以成此數大功蓋戡亂伐暴斷言征武則雖不能有征無戰而俱獲成功要皆天心佑順乃克臻此成而復變又終於不戰而成功其事當較於戰而成功者為勝焉阮惠復至黎城黎維祁仍棄其國可謂變出不意然予謂福康安為兩廣總督仍料集兵解討逆阮惠再四籲懇又

達親姪既光顯。請福康安康賁表求降。福康安
叙其情形實出至誠。然後據情入告。予因思黎
維祁不能立國。既徼　天心厭棄。而中朝又
不利其土地。即使集兵聲討。亦不過歸於降服。
而究未必即服其心。則何如此之不戰而屈者
發於中誠。藏功寧衆。轉為大順之機。是更足以
見　天心之祐
予躬。實為至厚。是豈人力所謀乎。
天也。親躬臨蒞五十四載。受
天之祐不一而足。而於安南之事。復不戰而成功。則
予之所感激
鴻貺益深敬畏者當何如。間嘗論之。使孫士毅收黎

城之後。即能銳師至廣南獲阮惠乎。又如孫士毅遵旨早班師。雖無許世亨等三將之捐軀。將未至我境而黎城復失。其能不旋師以救之乎。又如孫士毅亦同三武臣之捐軀沙場。則士毅乃督戎重臣。傷國體為大。不得不興師問罪。是誠佳兵無已時矣。且許世亨委曲護全孫士毅振旅而還。使己亦同歸。則更有說。乃仍捐軀疆場。其知方有勇。為常人所不能。每一道及。為之

落淚嘉尚。至孫士毅。非不知朕之獎勵功臣。賞延後世。設亦捐軀。則其公爵必世襲罔替。人誰不死。且本欲衝鋒致命。迨聽許世亨之言。以國事為重。寧歸而受朕之罰。而朕豈肯不諒其心加以罰哉。是二臣者。其事不同而心則同。茲事機之會。總戎振旅。以歸。三將令藩國立祠酬忠。且阮惠因有此過。而畏罪求降。不勞一旅。以定海邦。是皆

昊運旋轉默為呵護豈予一人思慮所能及哉自茲以後益深敬勤靜待

天恩六年歸政夫何敢更生別念乎此補詠安南戰圖之什所由作也

嘉觀訶訴之戰　孫士毅出鎮南關在諒山分兵兩路一由枚坡令參將張純等至嘉觀路會齊一由江漢令總兵張朝龍等徑趨三異桂右等處嘉觀屯聚多人一聞大兵勢盛望風驚遁而不從亂之土官率領土

民數百人俯伏投順自此經過嘉觀奮力勦殺或跽而降或抗而殲或擒而戮追至訶訃地方山谷峻隘適張朝龍截其去路會合夾攻勦殺不可數計

河邊求救恤諸煢安南數代以來被陪臣鄭氏世權國柄阮惠藉辭伐鄭旋即佔據黎城以至嗣孫黎維祁出走至上年五月內嗣孫之母妻眷屬奔至廣西水口關外沿河地方號呼求救畺臣以聞予憐其恭順本朝百數十年即降旨從優撫卹並令督臣興師致討大義所關事非得已

無外王師事有征禁旅不須七萃發總戎惟帥兩疆兵初孫士毅奏請索有成望

重臣。督率旗兵勁旅。至彼征勦。予以道路窵遠。揀發楷特。且該督素稱幹能。深堪倚任。提督許世亨亦才猷夙著。因即命統原駐各關隘廣西兵四千名。又添調一千名。及撥調廣東兵五千名。共足一萬之數。令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分領前進。而第一戰參將張純等。即有嘉觀之捷。勦殺無數。先聲固已奪人。

持危治亂原出正。簞食壺漿多順逆。螳臂那當大車轍。嘉觀一戰赫先聲。

三異柱右之戰。總兵張朝龍統兵三千名。內分一千五百名。令參將張純帶領從嘉觀前進。張朝龍帶一千五百名。從三異繞至柱右等處。夾攻

殲戮奪獲米糧軍械無算生擒兵弁一百餘名

而副將慶成另帶兵三百名伏於附近桂右之

額繼地方生擒已降復叛之陳名炳解赴軍營

正法尤強人意　師行二黨叩營門巢近一道

逃負恩初孫士毅抵鎮南關偽將諒山督潘啟德來降其協鎮陳名炳因見檄文甚為慄懼亦即情願歸順孫士毅加賞給劄令其回糾義勇隨兵勦阮黨吳初寄信哄嚇潘啟德不為彼誘而名炳旋即逃回黎城被阮惠拘其妻子仍加任用桂右之戰即名炳領兵前來抗拒既降復叛情實難宥正旅偏軍窮列寨右抽左旋去聲勦蠻

村。張朝龍至三異柱右交界地方。正在紮營。瞥見對面山坡兵衆蜂擁前來。該鎮率領將弁。及張紇所帶兵。兩路夾攻。沿途村寨放火。焚燒勦殺甚衆。獲番多米穀資餉。是役雖不資安南一草一木。至於獲彼餈糧。正足供軍食也。繫寇長纓那許奔。孫士毅更令慶成須領兵三百餘名。潛赴要路攔截。生獲騎馬者三人。而陳名炳即在其內。似此反覆之人。不致有逃顯戮。洵稱快事。誠喜國威延世將名勳思克有元孫。慶成之高祖孫思克。國初屢著勲績。有此元孫。可謂無忝家聲。

壽昌江之戰。總兵尚維昇副將慶成等帶兵兼程前進。五鼓至壽昌江。時值重霧瀰漫。阮兵

猝不及防傷死不計其數餘衆拚命逃竄擠斷浮橋我兵斫竹編筏刻即奪江而前無不餘勇可賈　三江橫亘此為脣固守搴攖最要津乘霧定方掩牙帳渡瀘卜漏失重垠阮衆滿擬大兵由一路前進是以設寨七刹希截官軍糧運不料大兵各路以俱進無從掩襲因退保壽昌市球富良三江為堅拒之計及尚維昇與慶成等連夜帶兵一千二百名蕭程前進五鼓抵壽昌江岸乘霧攙戕浮橋既斷立即斫竹編筏迅刻渡江奮勇追勦阮衆所恃之險已奪其一自此遂成破竹之勢擬之唐蘇定方乘霧襲頡利牙帳宋趙通計破瀘戎卜漏恃險事頗覺相類攻堅悉

銳已奪魄砍竹編槎可當去聲輪將領前驅衆軍

奮嘉其同是漢軍人尚維昇乃國初所封平南王尚可喜之後尚與慶成同係漢軍此番奮力均堪嘉予市球江之戰官兵抵市球

江阮衆蟻聚南岸頗有自高壓下之勢以是連

日衝奪不能得利孫士毅併令義民搭蓋浮橋

令總兵張朝龍夜半於左邊暗渡抄出彼營之

後喊聲震地大兵亦由浮橋渡江夾攻勦殺數

千生擒五百餘人 遇險應知襲後攻諭馳未

至不期同。先是予念三江之阻。馳諭孫士毅當地利相持。不能速進之處。可於上下游密探間道潛渡。如田豐之乘間襲河南。李愬之夜半攻蔡城。出其不意。當能制勝。此旨未到之前。孫士毅奏市球江之捷。竟與諭旨不期而合。可稱能事。統軍素悉田豐策。勇將偏饒李愬雄。臨下據高彼頗熾。出奇制勝我成功。官兵駐劄市球江北岸。地形低下。勢難仰攻。阮衆見我兵不得地利。自高壓下。屢從浮橋及所駕小舟衝突前來。我兵紮筏緩不濟急。孫士毅與提督許世亨相商。令官兵一面排列多礮。隔江攻打。並令義民撥運竹木作搭蓋浮橋。欲渡之象。一面遍探左邊二十里之外。江勢綫曲。為阮衆耳目所不及之處。令張朝龍帶兵二千名。於夜半用竹筏及農家寄

小船。裹帶乾糧。陸續暗渡。復令李化龍以兵五百接應。於是官兵度已潛渡。有恃無恐。勇氣倍增。而張朝龍暗從彼營後吶喊。排墻而進。阮衆不知兵從何來。魂膽俱失。棄寨奔逃。大兵遂即渡江。分路追勦。此兵家出奇制勝之道也。黎城將近兵威鼓。衆志維揚企績崇。富良江之戰。富良江乃黎城門戶。阮衆見官兵將至。將大小船隻收至南岸。江心施放鎗礮。我兵不能迅渡。孫士毅察看阮兵勢漸潰亂。令將弁用農家小船及竹筏。於日間勦殺江心兵衆。而於次日五鼓。許世亨率二百

餘人直至彼岸。彼於昏夜之間，不辨兵數，窘迫無措。繼而我兵搶奪數船，更番濟渡，痛加勦戮，并燒沉江心船艘十餘隻，全軍渡江。黎氏宗族及百姓人等，遂開城出降，不攻而克。門戶黎城曰富良。彼雖固壘，衆倉皇。數舟獨入，真稱壯既勇知方，深惜減。官兵至富良江，許世亨覓小農船及竹筏，率兵二百餘人，徑渡彼岸，繼又搶奪船隻，更番配載官軍，其勇壯之概，洵為超衆。及阮惠復來，孫士毅尚復領兵身先衝敵，幸而許世亨力為勸阻，並令武弁控騎遄行，於是孫士毅振旅入關，不致有損國

威而許世亨仍即致命疆場以此勇且知方之賢臣能不倍加悅惜復國一王仍

棄守立祠三將永流芳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臨陣捐軀

國家因已從優議恤賞延於世並令阮惠於安南立祠以祭而阮惠奏請官爵封謚即於彼處

建立祠堂秉芳涙代此更足以酬獎忠魂矣至阮惠再四籲求伏罪歸降實出真誠揆度事機

悉屬合理正當從其所請赦過加恩事以順成不越佳兵之戒矣酬忠撫順遵

王道無事佳兵兆吉祥 阮惠遣姪阮光顯入

覲賜宴之圖 黎維祁復國後不能自立一聞

阮惠復來又即逃奔內地

天厭其德。誠非虛語。予惟奉
天。曷敢違越。不值復興兵衛彼復國也。嗣據福康安
奏阮惠再四籲懇。悔罪歸順。出於至誠。予亦不欲為已甚。因即允其所請。徹兵。阮惠先遣其親姪阮光顯入覲輸悃。並稱明歲當親詣闕廷祝釐。因以乞封。昨接表文。嘉其情詞真摯。急欲得
天朝封號為榮。遂即敕封為安南國王。茲阮光顯來至山莊。正屆萬壽節。令其一體與宴。用示

恩榮　誰能不戰屈人兵戰後畏威懷乃誠黎氏可憐受

天厭阮家應與錫朝楨今秋已自親姪遣明歲還稱弱已行似此輸誠外邦鮮嘉哉那忍靳恩榮

乾隆己酉仲秋月上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師貞紀貺　鈐寶一古希天子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几席有餘香。學鏡千古。即事多所欣見天心。垂露。齊物。半榻琴書。中心止水靜。寫生。寫心。寫意於物。妙意寫清快。落花滿地。皆文章。筆端造化。游六藝圃。筆花春雨。落紙雲烟。研露。用筆在心。陶冶賴詩篇。執兩用中。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八徵耄念之寶記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二分橫五尺八寸。行書。

八徵耄念之寶記。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曰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

天眷佑。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浹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開袠之慶。鐫爲璽以殿諸御筆。葢莫若洪範

八徵之念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政今雖八十逮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懐㢑徵之八可不念乎念㢑徵即所以念萬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茲逮八十幸賴

天祐身體康強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如至果不能自勉則亦不敢曠職以待六年之期何則

壇廟之祀。不可不躬親。雨暘之時。不可不常驗。中外之政。不可不日勤。民物之養。不可不心存。苟失其一。叢脞隨之。則吾豈敢。是則耄而敬念庶徵。仍古稀猶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五代堂之說。所謂皇極斂錫之志也。亦即近讀洪範著論。所謂六極中不能去其三日憂之義也。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纔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纔得三。而

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其二則予所鄙也。三代下諸帝登七十者僅六。見予向所為古稀說。而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梁武帝自貽傾覆。宋高宗忘恥偷安。皆所素鄙。惟元世祖乃創業大有為之君。然踐阼非早。建號僅三十五年。傳孫成宗。其諸王世系元史雖無表可稽。但計其世次。訖順帝不過四傳亦不能如今五世同堂之盛。是則予之仰荷天眷至為深厚。不特古稀且自古所未有。如是而不祇承鴻貺。愛養黎元則子孫曷敢。抑亦有所不忍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是予沐

昊乾鴻貺為獨深。而予之所寅承

錫羨當何如。亦曰體

天愛民。誠心勤政。與洪範五之斂錫。八之念徵。九之三

憂。孜孜惕惕。日進無疆云爾。予之子孫。能心予

之心。政予之政。惕予之惕。憂予之憂。或得仰邀

天眷。有年至七旬八旬者。繼用此寶。則又我大清國

億萬斯年無疆之庥。所不敢必而深願者也。是

為記。 乾隆庚戌新正。御筆鈐寶二。八徵耄念

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 驗時中省 鈐寶一 八徵耄念之寶

鑑藏寶璽 天恩八旬之寶 五福五代堂八徵耄念寶 寓意於物 即事多所欣 卍有同春 用筆在心

几席有餘香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雲貴總督富綱奏報南掌國王遣陪臣進貢祝八旬大慶詩以誌事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八分。橫三尺。行書

雲貴總督富綱奏報南掌國王遣陪臣進貢。祝八旬大慶。詩以誌事。 南掌由來古越裳。十年一貢例遵常。 按大清一統志。南掌古越裳氏地。雍正八年。奉表入貢。後五年一貢。乾隆七年。念其道遠。定為十年一貢。嗣是恪遵朝典。依期遣使。茲據富綱奏南掌國王召溫猛遣陪臣叭整烘等。賫表貢象。並稱貢期本在來年。因今歲欣聞大皇帝八旬聖壽。欲於職貢之

外。另具蒲葉表文一道，并錄二隻。以中祝悃等語。因先將表文譯出馳奏。乃知八月

八旬慶。慶祝九如九頌章。南掌表文有云。欣聞庚戌八月。大皇帝八旬萬壽。慶洽普天。歡騰中外。小臣遠居南徼。未獲覲趾闕廷。泥首千叩。謹具表文象隻。遣使叩祝。伏願常調玉燭。萬載清寧。使小臣得永荷洪澤。曷勝頌禱云云。情辭極為恭謹。所遇

何備

貺有獨。勑幾撫萬幾無遑。昌黎歌操思深義益凜。孰

治（平聲）與孰荒。　按韓昌黎越裳操曰。我何意於

彼為。言無意求遠也。又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

言當勤內治也所以頌先周訓後世其意深遠矣昔曾選之唐宋詩醇嘉其措辭簡而當茲南掌即古越裳於雍正八年始入貢蓋即韓愈所云

厥臨孔威者耶至於不享其贄不臣其人雖閉關防禦之意乎然以今時勢論之殊方畢來誠以祝釐却之不受豈不寒遠人之心壽中國之氣既非招致厚往薄來可也予昔評韓操意有所未

畫。故並識於此。乾隆庚戌清和御筆。鈐寶二

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義申柔遠。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四得論 一卷

本幅 蠟箋本。縱一尺二寸。橫五尺八寸。行書。

四得論。 昨自避暑山莊迴至御園之作。有慙媿德無稱四得之句。蓋引而未發。茲乃叙而論之。 天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為位祿名壽胥因德而得之。則知有德而得之者為實。無德而得之者為虛。若予無其實而得其虛。其慙媿可勝言哉。蓋予之位。

天地之所命

祖宗之所授無是二者予因何而得之亦惟栗栗危懼慮𦅸厥官遑敢自詡其得以傲物哉至於祿則九㝢所同仰萬民所共奉豈啻十目十手之視指哉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威福玉食一涉私欲之作必致越其始而隕厥終能常保其得乎若夫名為實之賓實則賓之主也居九重之上臨百辟之尊孰不以虛言譽之即今八旬大慶

之獻詞頌者不可僂指數則此名也亶其實乎雖文治武功微有實蹟之可稱然無一不由兢兢業業中所出且恐具其始而失其終得將不保敢自怡乎茲逮八旬不可不謂之壽然此壽乃

天地默佑

祖宗延禧予一人幸逢其會敢強顏以為有所致哉

且予五十五年之間無一日因微疾而不理事

者。求仙素所鄙。即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居。節飲食。以為養生之常道耳。則又有何術之可得。凡此四者。皆予所得。而實皆非德之所致也。非德之所致。則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忸怩之不暇。又何能靡然自居而不疑。方將慎半九十之懼。孜孜矻矻。以待五年之歸政。可稱全人。則惟敬待

天恩而不敢或必者耳。著論自警。並以示羣臣之獻

詞頌者。乾隆庚戌仲秋月上澣御筆鈐寶二。

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　承權誌惕。　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寓意於物。用筆在心。卍有同春。筆花春雨吟

詠春風裏。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四得續論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五尺八寸。

行書。

四得續論

近作四得之論。非自謙也。蓋紀身之鮮實德。與己之所實見耳。然尚有未盡意者。前論切乎己。續論公天下。抑亦有所獨重者耳。

蓋中庸第十七章。子曰至子孫保之而止。所以戒為天子者保其位而已。此皆夫子之言。其

下四得之繹。意謂子思之語。非夫子之語也。以位言之。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君子之位也。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則聖人之位也。豈必曰天子之位乎。堯舜禹有天子之德。可謂得天子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天子之位。孔夫子有聖人之德。可謂得聖人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聖人之位也。孟子所云。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其心未嘗不羨天子之位。雖欲其行道之意耶。

然非至言也。蓋益得益之位。伊尹得伊尹之位。周公得周公之位。非不得也。若孔子必無是語。而朱子注子思此章。直以爲必受命爲天子。是亦孟子之遺意耳。予以爲後世之亂臣賊子。未必非此言有以啟之。然此言非予言之。他人不敢言也。且自古至今。無一代無天子。是皆得其位者乎。予不敢以得位自居。實因德不勝而滋懼耳。至於祿。則自天子以至百辟卿士。皆食祿

者也盡其職乃可謂之得鰥厥官不可謂之得
而其本均不出於修德也王禹偁待漏院之記
微見其端矣若夫名乃實之賓實者德之謂也
無其實而有其名不滋媿乎三代以下惟恐不
好名予謂此語亦未臻而清流拯室中之戈者
非因名有以害之乎壽則秉來之氣數所不可
强盗蹠壽而顔淵夭盗蹠果得壽乎顔淵果不
得壽乎古來盡節以終者謂之不能得保其壽

可乎。茲故申而論之。以戒後世之不務修其德。而徒慕四得以反致敗其德。且以靖天下後世之託聖賢之書。以妄興其欲有所得之位之心。有位與無位之人。可不深思所以自處哉。乾隆庚戌中秋日。御筆。鈐寶二。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後幅

作是論時。引用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蓋亦斷章取義耳。予之意。則以天子有天子之位。聖人有聖人之位。分而言之。然亦非始予意也。蓋中庸上節。孔子之言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已區而二之矣。既而思之。繫辭本文下。即繼以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則天子之事也。似繫辭所指聖人。即天子也。然按諸經。從無尊當時天子為聖人。如後代

所稱聖君聖主聖上者。大禹謨乃聖乃神爲益對舜稱堯之詞。微子之命克齊聖廣淵。爲成王對微子稱湯之詞。皆非稱當時天子也。三代上。君臣之際情親而語質。無取乎頌語。惟莊子華封人祝堯。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爲當時語。堯固聖人也。是則稱天子爲聖人。起於周秦之閒。亦如朕之字。專爲天子自稱。乃昉自秦也。十翼爲孔子作。不應繫辭有是語。且上

繫第十一章。莫大乎富貴。莫大乎聖人。又分著

矣。歐陽修以擇之不精。繁衍叢脞。近於戰國後

語。疑十翼爲雜取後世講師之說。非孔子所作。

亦不爲無見。論成偶思及此。并按於後。御筆。

鈐寶二。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義申篤祜。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實吟詠春風裏即事多所欣寓意於物用筆在心見天心筆花春雨學鏡千古含味經籍讀書依竹靜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蘇東坡書傳堯典語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四分。橫二尺九寸。行書。

書蘇東坡書傳堯典語。昨齋居事簡。偶觀蘇東坡書傳。見其注堯咨岳事。時年八十六。奧然若有所同。肅然若有所幸。夫子以乾隆滿六十年。再丙辰之歸政。爾時年幼。實未計及年當八十六歲也。其間別有委曲。當於歸政明詔詳諭

之。茲且弗言。而欲言者。朕觀天下臣民。以及外國藩王。胥有殷然眷戀。弗欲朕歸政之意。茲有帝堯之事以為證。曷勝欣幸。夫堯。朕之師也。所當效法。而尚恐有所弗能爾。諸人其尚何辭。

廩塗井浚語齊東著論不期丙午同。焚廩浚井事。丙午著論。折之以理。以為必無其事。不惟帝妻以二女後。瞍與象弗能使之完廩浚井。即果有其事。舜之大孝。必有以處此。斷不至如申生之順命。而陷父於不慈。是萬章之問。亦當以齊東野人之語。折之而不必費辭。詳見丙午所作書孟子對萬章焚廩浚井事文。茲閱東坡書傳。言舜能以

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舜為事塗廩浚井僅脫於死不於窆其二嫂其為相若也甚矣云云且亦直斷為齊東野人之語所見正與予同咨岳時年八十六法先三載授其終　按堯欲巽位時年八十六其後觀刑考績又三年而舜乃陟位受終於文祖受終之云向已具論見今歲經筵大禹謨允執厥中御論在舜為受在堯則為授也塗廩浚井之事亦不約而同東坡故並及之且亦舜之所始也乾隆辛亥仲夏御筆鈐寶二八徵耄念之

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協紀訂譌。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圭瑁說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九尺六寸五分

行書。

圭瑁說。圭之名。見於夏書之禹錫。瑁之名。見於周書之王受。權輿於此。而虞書之輯五瑞。並未明言其圭之名各别。及其短長。與瑁底之邪圓也。注疏之家。多耳食口傳。愈㪷愈不明。曰近曰更遠。予近為石刻十三經序。以為以注疏解

經。不如以經解經者以此也。夫虞至周。周至漢。率數千百年。其唐宋更無論矣。後人據圖作圭自鄭康成遂於禮學。始圖三禮。厥後阮諶。夏侯伏明。張鎰。梁正。楊傑。俱有三禮圖。至宋初尚有存者。聶崇義採諸家之說為三禮圖。現入四庫全書。今玉圭流傳於世者甚多。宋制者皆在聶崇義之後。即漢器亦不過因鄭圖而仿成之。非必係三代時古物也。已屬贗鼎。而瑁則雖有圖三禮圖。六經圖。玉海中俱有瑁圖。畫作冂式。近馬驌作繹史。其瑞玉圖。則依孔安國書傳。邢刻之說。作冂式。說禮家已屬參差。俱不過臆為之。即偽據圖作瑁。亦未見其器也。並偽作其器者亦無也。今據其可考者言

之。鄭康成云。鄭康成周禮注。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蓋瑁古字作冒。易繫辭。冒天下之道。書君奭。丕冒海隅出日。詩邶風。下土是冒。皆取覆冒之義。雖不言其制。而其理為近。向所纂三禮義疏中正義條曾引其說。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天下。此猶近理。而賈公彥曰。見則覆之以齊瑞信。賈公彥周禮考工記玉人疏。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illegible]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又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云云。前說出尚書大傳。後說出孔安國書傳。向定周官義疏存疑條下載此。亦因其馬說持之者多。故未之審。其實未足為據也。馬端臨遂增之曰。有不同者。即辯其僞。馬端臨文獻通考。王

禮門八舜典下注云。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虞冒其圭首。有不同者。即辯其偽。乃沿孔冒違尚書疏之文。夫諸侯既受圭於天子。焉能有偽。更訛其傳。以為有過者。留之三年六年九年之說。此不過竊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云云之語。尚書大傳。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則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云云。端臨采括其說以入。引程大昌演繁露。辨與謂辯五瑞。即此執圭以朝者。辯者致而上于天子也。又謂出瑞於群后。即此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有過留之三年不見所出。予意所謂留之三年六年九年者。不過

剌孟子緒餘。而端臨以爲大傳此言極有理。乃寡識之尤者。夫不朝。是其罪也。留圭而不許來朝。復以六年三年爲朝。其間有何罪乎。真成讖語矣。又王搢大圭祭天。其圭長三尺。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宋陸佃曰。王執鎮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王十朋周禮詳說。明王應電周禮傳。並於朝日之下注云。言朝日。則郊天可知。按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康成注。王所搢大圭也。惟既曰搢。又曰執。未知一時並用與否。宋林希逸考工記解曰。搢一而又執一。非尊者所宜。云云。則古人亦計及搢圭之未便矣。大玉至三尺。重物也。古之帶最寬鬆。

不似今時帶之繫束。搢重物於腰間必至落地反不成歟。且天子祇雙手。既搢大圭。又執鎭圭以祭。其於獻奠之際。將何以行禮。權付旁人持之。更非所以式威儀也。圭之說既明則瑁之形之制可想而知。不過寓義覆冒天下而已。然總以德為要德不能冒。無其器實可。有其器適足增愧。瑁之形制。既不可考。以冒圭首。并許慎。其說更不可信。至取義於以德覆冒天下。則古聖人之精意。不在乎制器。而在乎慎德。若有其德。卽不執瑁亦可。若無其德。雖日執四寸之

玉。對之適足增衡而已。更有因圭首有邪有圓之殊。而圖其形者。諸圖琯下圓剡邪刻之不同。總惑於以冒圭首之說。公侯伯之圭有琯以辨其偽。石子男之璧。即無庸辨其偽。且三等之圭共此一琯。雖有詐偽。烏從而辨。而璧徑五寸。輪邪正圓。又安能以四寸之琯冒之。況舜典有輯瑞而無執琯之文。周禮春官典瑞亦不言琯。考工記玉人所載鎮圭以下十餘器。與典瑞相合。而獨惟言琯之書後出。亦殊不足信。總之數千載之下。必欲銖計寸度。數千載以上之物。念改轇轕枘鑿而已。遂有琯底圓缺邪缺之異。實為入海算沙。將何適從。不值一噱矣。暇著是說。以杜千古之覺口。

乾隆壬子新

正月之中澣御筆鈐寶二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 孜圖訂古 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寫心半榻琴書墨雲菑畬經訓垂露即事多所欣寓意於物化工四氣為全施卍有同春清吟寄遐思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搢圭說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一丈一尺四寸五分行書

搢圭說　圭瑁之說既明則搢圭之說應繼葢搢者插也以大圭之重插於寬衣博帶之閒必致落地前說已詳茲復閱考工記又有中必之說鄭康成以為約其中央乃傅會以繩繫之不令墮地之義耳即使約之腰閒亦礙所謂周旋

中禮之度也因命翰臣博稽唐宋以來之制則自唐至明五代禮儀志皆有搢大圭執鎮圭之文（五代之制因列書於後以備攷）夫唐宋明漢人也襲其漢儀且不必論至於金則我滿洲何必襲其謬且尚偏安亦覺僭矣元實蒙古將以其一統中華而謬為襲漢之舉耶然予總以為其事涉虛誣未必實有也何言之夫名以物徵物以實證唐宋金元遠矣明則本朝所繼統者郊祀重器不藏

於內府。則藏於太常。猶憶乾隆初開。曾命太常查舊庫物。得蒼璧四。黃琮一。命貯之乾清宮。至今存。無所謂大圭鎮圭也。遍查內庫亦無此。二器。然則明時皇帝所搢之。執之者為何物耶。以為流賊之亂。被擄掠失之乎。夫流賊。賊也。所重者金銀。圭璧不值其擄掠。且太常寺庫之舊璧琮具在。而獨無大圭鎮圭。亦其一証。即果失之其器必在人間。國朝百五十年太平天下。其器

早出世市。當有人售之以為貢獻之物矣。則知
唐宋以來之禮志。率出虛文無實事耳。然予之
意。更有所切要於是事者。不可不明言也。唐宋
明無論矣。金元乃亦襲漢之謬。且未必實有其
事。則何為耶。惟本朝獨無此事。後世迂儒。必有
議本朝之荒畧者。試讀此文。則知搢圭執圭之
合禮與不合禮。祀
天之在敬德與不在大圭及鎮圭矣。且大圭長至三

尺。（出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不易得也。今臣和闐乃易得。唐
宋金元明何以得之。若謂必搢大圭執鎮圭以
申祀。然後中禮。獲
宥。則本朝無是禮。而
四朝繩繼。九寓乂安。擴宇拓疆。中外臣服。蒙
天貺為獨厚。遠勝彼五代。（謂唐宋金元明）斯亦薄海所共知
也。是知總在敬德。而不在器。名不正則言不順。
亦夫子之志也。子之子孫。其尚思所以務實哉。

周禮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康成讀必為繂。謂以組約其中央。按此祇言有組而不詳搢法 唐開元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搢大圭。執鎮圭。升壇。搢鎮圭。禮畢。出中壝門。殿中監受鎮圭、入圭。按唐書輿服志。亦不詳搢夫用繂之制。 宋政和五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外。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畢。執大圭。升壇。搢大圭。執鎮圭。至神位。奠鎮圭。執大圭。俛伏興。又搢大圭。詣太祖神位。執大圭。

宋史輿服志。仿大圭中必之制。製約圭繅藉。搢之紳帶之間。政和二年。官者譚積獻古元圭。長尺二寸。中一小好。可容指。為受組之地。按此亦圭中有好穿組搢之紳帶之間。

大金集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鎮圭。至座。跪奠鎮圭。訖。執大圭。進玉幣。搢大圭。奠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不言搢法。

元史祭祀志。祀昊天上

帝。皇帝至西壝門外。執大圭。就小次。釋圭。出次。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鎮圭。至神位。奠鎮圭。奠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亦不言搢法 明史禮志。郊祀皇帝搢圭者六。一盥手。二上香奠玉帛。三奠俎。四滌爵。五上香奠爵。六飲福受胙。 輿服志。玉圭長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鎮之山。以黃綺約其下。以囊韜之。按此無大圭鎮圭之分其

楷書乾隆壬子新正月之中澣御筆鈐寶二
主用
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慎德祛謎　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垂露朝日輝研露人情為田寓意於物即事
多所欣見天心等花春雨卍有同春化工四氣
為全施寫心墨雲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復古說 一卷

本幅 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二分橫五尺七寸八分行書。

復古說。 予近作圭瑁及釋圭之說。亦既申論史家謬傳之不足信。與古之不易復矣。然圭瑁不過禮器之一端。無關國之大政。與禮之要義也。禮之一端。不易復古。無所綦繫。若夫大政要義。蓋關天理民生之正道。實不可復古者。今雖

無思復古之人。思復古之迂而泥古。陷於耳食口傳之弊。尚有思復之說。故爲是論以明之。 夫所謂國之大政者。井田封建。及公尸之說是也井田之說。董仲舒已知其難。封建之說。柳宗元論之最悉。且自秦漢至今。卒無行者。其或行之。無不立敗。見漢與明茲不贅論。若夫公尸之說。最爲失義非正道。自周末已不行。徒以其類於孝。竟無人敢議及。而朱子方以爲氣與質合散者。後

聚乃為教之至彼明理之人也亦為是說論問彼曾行之乎否乎況以已之子為父尸而拜之斯為顛倒彝倫之甚與兒戲何異且其子為三四歲無知識者耶著以衣冠而坐之位彼且哭泣跳仆不成儀矣為七八歲畧有知識者耶善性者必不自安惡性者將嬉戲恣食或以其父為宜拜已者有之將不用其子乎則其弟其婿非其父之子之孫乎設以遠族叔伯之子孫用

之。則益遠矣。與氣脉相屬。有何關涉。然此尚以一家言之。若夫宗廟昭穆之序。不止一人。將何以行之。止為一室立尸乎。抑各室皆為之立尸乎。扞格不通。有所必然。而大小雅公尸皇尸。竟公然以為宗廟大典。不識可笑乎。夫此猶託於氣脉相關之說。而曲禮蓋已知其不可行。遂曲為卜筮之說。曲禮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鄭康成注。尸者。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則尸。卜筮無父者。孔頴達疏。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是曲禮亦知其不可行。而鄭康成乃曲為

卜筮無父之說。率皆遷就汎古乖正理已。大族人多。尚可。小族人少。將何以行之。至白

虎通竟云。周公祭太山。周用召公。石渠論謂周公祭天。用太公。此誠讛語。不已褻瀆神明而誣周公大失禮乎。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曾言尸也。夫此褻瀆大失禮之事。而以訛傳訛。傳會辨論不已。載之經史。傳之千古。而總無實據。乃後人無敢言其非者。豈不以其謬託附於孝乎。孝詎可以偽為哉。漢之賈董。唐之韓柳。宋之

歐蘇皆明理之人。善於論古。而皆未言及此。余而不言。實自慙為不讀書不明理矣。遂不顧橫去聲議。敘而論之。 乾隆壬子仲春。御筆。鈐寶二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 理袪襲謬。 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見天心。人情為田。垂露。朝日煇。卍有同春用

筆在心。墨雲。半榻琴書。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像設說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一分。橫五尺八寸五分。行書。

像設說。公尸之非禮既明。則像設可以申其說焉。至詩稱公尸嘉告。鄭箋一以為公尸以善言告之。是謂言出於公尸矣。詩大雅既醉篇。公尸嘉告。鄭箋公尸以善言告之。是通篇皆當為公尸之言。公尸以少者為之。則其言不能自為。設教之言。益不成事。一以為公尸嘉告。謂嘏辭也。似又出於祝史。

孔穎達疏云。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為嘏辭也。此即楚茨詩工祝致告。鄭箋所謂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之詞也。二語皆出於鄭。已自相矛盾。然既明尸之非禮。則其嘉告乃緒餘。可以弗論。茲特論像設之義云。

像設之義。余以為賢於公尸。何言之。蓋像者。金木土皆可為之。金木土。則無知者也。公尸者。以人為之。人則有知者也。以有知肖有知。彼亦一知也。此亦一知也。如水之與火。其能合一乎。以無知肖有知。則其所祭有知之靈。或附

於無知之像設而享其祭尚可謂之求於慌忽思慕僾聞愾見耳然總不如神板書位之為得正相傳像設之說謂始於離騷楚辭章句宋玉招魂云像設君室王逸注為君造設第室法像此不然也孔子觀明堂見堯舜與桀紂之象或謂出於家語之傳會越句踐以金鑄范蠡則實出於宋玉之前也自離騷有像設君室之文後人遂謂設像始於戰國時其言未足為據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此與后稷廟堂三緘之金人相類為昭諸儒謂家語一書乃王肅傳會而成固難盡信

然吴越春秋。紀越王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國語亦云。越王命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是為確鑿可据。則設像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戰國也。諸家入主出奴。各是其是之說。祇可以理度之。而不可以奇信之。

若夫國學

孔子之神位。書板自合

聖人之正道。而

闕里之塑像。亦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孔子設像始自漢文翁石窗。啓開元後乃有塑像。雖不如開元釋奠禮臨時設位之得正。然朱子答錢子言白鹿洞

塑像書。但辦席地趺跪。亦不言塑像之非。今國學孔子位設神牌。而闕里之有塑像。亦推有舉不廢云爾。然亦頗合吾所謂以無知肖有知之義。或致憑依受享乎。是爲誤。 乾隆壬子仲春月下澣御筆。鈐寶二。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 義隣如在。 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卍有同春。半榻琴書。學鏡千古。天地為師。石

渠寶笈所藏。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一分。橫六尺四寸四分。行書。

卜筮說。圭瑁封建井田以及公尸像設之說既陳。則卜筮亦有類於是者。不可不申其義而為之說。夫以上六事。余可以直指其非理不可行。而卜筮則古聖人所以幽贊尚占。開物成務之為。奚敢輕揩之辭。然而古今異宜。能行與

不能行。亦不可以不辯何則。今之時非古之時。今之人非古之人也。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蓋古時必有習卜筮者。讀其書。通其法。今其書其法何在。而讀而通之者又何在。且讀之通之之中。尚當擇而建立之。其亦難矣。夫所謂擇者。必擇其明通公溥。無適無莫之人。使其卜以靈龜。筮以神蓍。然後能通天地。感鬼神。定吉凶。居今之世。能得向之所謂乎。如漢之京房。

唐之李淳風宋之邵雍明之劉基或類其人矣而間去聲世一出且無靈龜與神蓍安可以卜筮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其間已有疑焉以有疑定問疑謂問所疑之事也原無一準故余不敢云古聖人卜筮之說爲無而實謂今之無卜筮之人與其器謂靈龜神蓍則亦可無卜筮之事也且舜之命禹曰卜不習吉可知古之時已有不用者矣至於盤庚之卜稽大誥之卜陳所謂世治聽

人世亂聽神神道設教以安衆志耳豈如大舜之志先定而詢僉同哉且國家大事動資卜筮以定吉凶則言吉凶者紛至將何適從豈不同待議論定而敵兵早過河乎即如去歲廓爾喀賊匪侵擾至後藏札什倫布有濟仲喇嘛羅卜藏丹巴者托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稱不可與賊打仗以致衆心搖惑并將派出抵禦賊匪之各喇嘛番衆全行撤散於是賊匪乘無畏忌遂至廟中搶掠金銀供器及塔上鑲嵌松石珊瑚等物因令鄂輝查明後即將羅卜藏丹巴剝黃正法既令衆番知予係振興黃教若遇教中敗類亦必明正典刑不似元季之過於崇奉時成虐政亦以示占卜一道適

足惑亂衆心不可不加懲誡耳茲故明言卜筮不能行於今而以太舜不習吉之言為準。然舜豈無所本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具此德則通天地。愜神明。動罔不吉。又何卜筮之足藉乎。近作數篇。似有意與古論異。然皆非新奇可喜之言。而皆平易據理之論。聊附書之。以待後世通儒之定正耳。

乾隆壬子仲春月之下澣。御筆。鈐寶二。八徵耄念之寶。自彊不息。

引首

御筆　衎存昔尚。　鈐寶一。八徵耄念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用筆在心。人情為田。寓意於物。朝日烽見天心。研露。墨雲。半榻琴書。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金粟牋本四冊每册十二幅縱五寸一分横五寸三分

臨晉唐人帖 第一冊鍾繇楷書四帖 臣繇言力命之用以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天下已定唯有江東當少留思聖恩垂矜待以殊禮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 深山窮谷爭獻米豆道路不絶彼師喪膽我衆作氣身為

廉吏。衣食不充。唯願策其舊勲。矜其老困。
戎輅艱難。臣以扈從遼遠。即日長史逯陳大
將軍徐晃。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馘斬凶
頑。傅方反覆。胡脩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
上表以聞。　墓田丙舍。欲使一孫於城西。一
孫於都尉府。　楊羲楷書一帖。上有黄庭下
關元。後有幽闕前命門。噓吸廬外入丹田審
能行之可長存。黄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籥

蓋兩扉。幽闕俠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

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

士服赤朱。橫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

之。神廬之中務脩治。元雍氣管受精符。急固

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

不病。橫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呼

噏廬間以自償。保守完堅身受慶。方寸之中

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俠以幽闕流下竟。

養子玉樹令可杖。至道不煩不旁迕。靈臺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關下。玉房之中神門戶。既是公子教我者。明堂四達法海員。真人子丹當我前。　王羲之草書二帖。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并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

公告慰情並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

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羲

之頓首。　第二冊王羲之草書五帖。足下時

事少。可數来。主人相尋。下官吏不東西未委

若為言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問。願知心素。

得書。知足下故羸疾。而觸暑遠涉。憂不可

言。吾故羸之。不具。王羲之。　僕近脩小園子。

殊佳致。菓雜藥。深可致懷也。　吾前東粗云

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

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悉。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

久當至洛。但運遲可憂耳。得仁祖廿六日問。

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

此。令人短氣。

王獻之行草書三帖。鄱陽書

停諸舍便有月末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未

潑遣。奉去月問。承婦等復不能差。深憂慮耳。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憂。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至於散情。㛹疾若瘵得所。深喜慰想必為悶。敬和晚際似差耶。獻之。極熱。敬惟府君此月內得書。来時幾同得。希此消息。極悶悶。君中復如何。想朧不能潰。意甚無賴。君有好樂。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第三冊褚遂良行書二帖。家姪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為慰耳。復聞久棄塵滓。與彌勒

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得果以来將無退
轉也奉别儵爾踰卅載即日遂良鬚鬢盡白
兼復近歳之間嬰茲草土鷰雀之志觸緒生
悲且以即日蒙恩驅使盡生報國塗路近止
無由東帶西眺於邑悲罔更深因姪還州悵
塞不次孤子褚遂良頓首和南　昔之三河
徙殖九晚移根閑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
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鶵集鳳比翼巢鴛

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眄。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

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藂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第四冊顏真卿行楷五帖。拙於生事。舉家食粥来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恵及少米。實濟艱勤。故令陳告也。右顏魯公借米帖。陰寒。不審太保所苦已損爲慰。病妻服藥。須少鹿脯。有新好者。恵及數片。文殊。贊猶未獲。望

於文書細檢也　右顔魯公鹿脯帖　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為世出功冠一時真卿　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脩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驤乎雲路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沖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昔余作郡平原

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勗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真卿叙

立德踐行。當四科之首。懿文碩學。為百氏之宗。忠謹罄於臣節。貞規存乎士範。述職中外。服勞社稷。靜專由其直方。動用謂之懸解。山公啓事。清彼品流。叔孫制禮。光我王度。

魯公自書告身每冊款。

乾隆御臨。分鈐寶。圭璋文府。寓意于物用筆在
心。心清閒妙香。靜中觀造化。會心不遠。妙意寫
清快。即事多所欣。乾隆。筆花春雨。來青軒。得大
自在。清吟寄遐思。虛衷澂照。妙高堂。脩辭立誠。
慎修思永。澂芳潤。卍有同春。烟雲舒卷。涵虛朗
鑑。朝日煇。大塊假我以文章。乾隆宸翰。惟精惟
一。如是觀。歡喜園。務時敏。日監在茲。樂意寫靜
觀。樂天。人情為田。體道粹涵養。敲詩月下周還

久落紙雲烟墨雲寫心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王羲之十七帖 二冊

本幅金粟牋本二冊各八幅縱四寸五分橫七寸七分草書上冊

臨王羲之九帖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濶懐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書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

可。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　知足下
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瞻近無緣。省苦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
也。云卿當来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言苦
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避。又節氣佳。
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還具示問。　天鼠膏
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要藥。朱處仁今
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

書。可令必達。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
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吾年垂耳順。
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
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
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
奇事也。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
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
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

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令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理極差。頃非復匆匆來示。云與其婢問来信不得也。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頃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庚午長夏御臨鈐寶二乾隆下册

臨

王羲之十帖　省足下別疏具彼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固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乞也可得果當告問求迎少人乞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峩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

為欲廣異聞具示。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
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
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
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嚴君平司馬相
如楊子雲皆有後不。　五帝以来備有畫。又
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
可得不。信具告。　徃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
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

馬錯所修為爾不令人遠想慨然信具示為
欲廣異聞　知彼清宴歲豐又所出有無鄉
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
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
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
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

為下察。意其資可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

念故遠及。令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十七帖。所謂逸少書中烜赫有名者。以唐雙鉤

本為佳。雨餘清晝。薰風南來。幾暇臨池。正是一

適。御筆。鈐寶二。樂意寓靜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

御臨虞世南廟堂碑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八分。橫二尺二寸一分。

楷書。乃命經營。惟新舊址。萬雉斯建。百堵

皆興。揆日占星。式規大壯。鳳甍騫其特起。龍

桷儼以明空。霞入綺寮。日暉丹檻。象設已陳。

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跱龍蹲。猶

臨咫尺。睨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

似聳簫韶之響。至于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

絜壁池圓流若鏡。青葱槐市總翠成帷。

臨虞世南廟堂碑。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典存筆髓。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黃庭堅嶽雲帖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横三尺一寸二分。行書。　寄嶽雲。安九夏。無閑緣。實蕭灑。碧溪頭。古松下。卧槃陀。晝復夜。八德水。清且美。盪精神。浸牙齒。亂雲根。衆峯裏。掬與斟。隨器爾。

臨黃庭堅嶽雲帖。鈐寶一。涉筆偶值幾閒。

引首御筆。　問津瘞鶴。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學字偶作詩 一軸

本幅金粟牋本縱一尺七寸五分橫九寸五分行書

硬黄閒搨適幾餘曦影温暾上綺疏覆腕搶毫徒有法純綿裹鐵始稱書釵痕妙格曽聞古筆諫名言足起予研潔甌香書室静忌懷彷彿十年初 學字偶作御筆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鍾繇戎路表一軸

本幅側理紙本。縱四尺六寸五分。横二尺六寸。楷書。

戎路兼行。臣以無任。不獲扈從。即日長史逯充。宣示令命。知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時剋捷。奉聞嘉憙。喜不自勝。

向曾展臨快雪帖。茲復節戎路表。作擘窠書。雖大小不侔。而神韻相似。善學鍾王者。正不必存

形迹見也。御筆鈐寶二。乾隆御筆。執中含和。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書曲禮語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一尺九寸。橫九寸。草書曲禮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款

御筆。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王羲之散勢吾項二帖一軸

本幅金粟牋本。縱一尺七寸五分。橫九寸三分。草書。

臨王羲之散勢吾項二帖。　知足下散勢小差亟慰無以為喻。云氣力故爾。復以悒悒。想散患得差。餘當以漸消息耳。吾項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御臨。鈐寶二。乾。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王僧虔二岸雜事啟 一軸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五寸三分、橫八寸、楷書、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勑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謦率管見。令官長啟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且得仍舊以待能者。伏願少留神照察覽。

臨王僧虔二岸雜事啟。鈐寶二。入眼秋光盡是

詩。學古有獲。

鑑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裴將軍詩 一軸

本幅金牋本。縱二尺一寸。橫一尺二寸二分

行書。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將軍臨北荒。烜赫耀英材。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迴。登高望天山。白雪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威聲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顏真卿裴將軍詩御臨鈐寶二靜挹古香乾隆

宸翰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自書告楊凝式步虛詞合璧一軸

本幅上下二方上幅宣紙本縱一尺六寸橫二尺一寸五分楷書

起立德㫖行金光我王度見本處所藏

節顏真卿自書告御臨鈐寶一寓意真可人下

御筆晉唐典則冊

幅粉箋本縱一尺五寸橫二尺二寸五分行草書

羽衛一何鮮香雲起暮烟方朝太素帝更向玉清天鳳曲凝猶吹龍驂儼欲前經

丈幾時降。知在永和年。西海朝金母。東方拜木翁。雲行疑帶雨。星步欲凌風。羽袖揮丹鳳。霞巾曳彩虹。飄飄九霄外。下視列仙宮。舞鳳凌天出。歌麟日夜聽。雲容衣眇眇。風韻曲泠泠。扣齒端金簡。燒香撿玉經。仙宮知不遠。秖近太微星。

楊凝式步虛詞。御臨。鈐寶二。乾隆宸翰。松竹一庭道心。

鑒藏寶笈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楊凝式大仙帖 一軸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九寸。橫一尺二寸。行草書。鸞鶴共徘徊。仙官使者催。香花三洞啟。風雨百神來。鳳篆文初定。龍泥印已開。何須生羽翼。始得上瑤臺。羽節忽排烟。蘇君已得仙。命風驅日月。縮地走山川。幾處留丹竈。何時種玉田。一朝騎白鹿。直上紫微天。幾變遊三洞。何方名百神。風雲皆守一。龍虎亦含真。

執節仙童小。燒香玉女春。應須駐巖內。委曲問皇人。上法杳無營。元修似有情。道宮瓊作想。真誥玉為名。名嶽馳旌節。驅雷發吏兵。雲車降何處。齋室有仙鄉。上界有黃房。仙家道路長。神來知位次。樂變叶宮商。盡把瑠璃盞。都傾白玉漿。霞衣最芬馥。蘇合是靈香。玉樹雜金花。天河織女家。月邀丹鳳舄。風送紫鸞車。霧縠籠綃帶。雲屏列錦霞。瑤臺千萬里。不

覺往來賒。

臨楊凝式大仙帖鈐寶三觀書為樂歌詩月下

周旋久。洗盡塵氛爽氣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蔡襄俞和二帖 一軸

本幅上下二幅。七灑金牋本。縱一尺二寸五分。橫一尺五寸。楷書。荔支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爲荔支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唐羌疏曰。延年益壽。或以其性熱。有日噉千顆未嘗爲疾。即少覺熱。以蜜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初種

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殖。大暑其花春生。蔌蔌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

臨蔡襄荔支譜。鈐寶二。體道粹涵養。圭璋文府。下。黃蠟牋本。縱一尺五寸二分。橫同。行書。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尊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

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歎何益。

臨俞和書李白詩。鈐寶二。學鏡千古。陶冶賴詩篇。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米芾乑徒帖　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三尺七分。橫一尺四寸五分。行書。

臨米芾乑徒帖。　芾乑徒如禁旅嚴肅。過州郡。兩人並行。寂無聲。功皆省三日。先了。蒙張都大絶提倉呂提舉壕寨左藏。皆以為諸邑第一。功夫想聞左右。若得此十二萬夫。自將可勒賀蘭。不妄不妄。芾皇恐。

御臨。餘寶二。乾隆宸翰惟精惟一。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米芾拜中岳命詩帖一軸

本幅宋箋本。縱一尺六寸八分。橫一尺二寸二分。行書。

臨米芾拜中岳命詩帖。雲水心常結。風塵面久盧。重尋釣鼇客。初入選仙圖。鼠雀真官耗。龍蛇與衆俱。却懷閑祿厚。不敢著潛夫。

丁丑冬日臨米芾。鈐寶二。乾隆宸翰。琴書道趣生。

鑑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米芾書文殊偈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七寸。橫一尺三寸。行書。

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

文殊語御筆臨米元章。鈐寶二。契理在寸心。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董其昌節書通書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六尺四寸。橫六尺。行書。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動直則公。明則通。公則溥。庶矣乎。

御臨董其昌書。鈐寶三。敬勝怠。乾隆御筆。所寶惟賢。

鑑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董其昌書岑參叢竹歌 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三尺六寸三分。橫一尺五寸五分。行書。

世人見竹不解愛。知君種竹府庭內。此君託根才得地。種來幾時聞已大。盛夏翛翛叢色寒。閒宵摵摵葉聲乾。能清案牘簾下見。宜對琴書窗外看。為君成陰將蔽日。迸筍穿堦踏還出。守節偏凌御史霜。虛心願比郎官筆。君莫愛南山松樹枝。竹色四時

也不移。寒天草木零落盡。猶自青青君始知。

岑嘉州叢竹歌臨眞昌書。鈐寶以深心託豪素。

乾隆宸翰。琴書道趣生。意靜妙堪會。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墨梅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六寸二分。橫八寸。水墨畫梅一枝。著花蕊三四。

御筆南枝向暖。鈐寶一。心清聞妙香。

玉池

御製詩行書。

玉梅標格稱仙姝。頭踏春風領衆芳。設使東皇編甲第。南枝合探花郎。題畫梅舊句。御筆。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水月兩澂明。石渠寶笈所藏。